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

靖難紀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高皇帝既有天下倣周制大啓宗封錯布萬國率皆衮鉞麾旄權崇制命勢匹撫軍所以藩屏皇家盤石萬年慮深遠矣不一傳懿文無祿皇太孫嗣位懷尾大不掉之虞二三謀臣抱長痛于賈生發大難於晁錯遂使金枝玉葉草薙禽蒐旦下尺書暮收國土至有闔門灰燼骨肉之虐何其酷哉於是乎逐燕謀興潛龍利見　文皇帝是以有靖難之師矣　帝高皇帝第四子也帝生

神武類先帝洪武三年封王于燕都北平建文君即位之歲帝年三十有八矣時秦晉二王已薨而帝為天子之叔父最長建文元年正月入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廷劾之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固已嚴憚之矣而是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建文君以為憂自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語太常卿黃子澄子澄舉漢七國故事對皇太孫喜呼為黃先生而兵部尚書齊泰以顧命臣特親重建文君時時與二人諮議及大行遺詔下諸王遂令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文武吏士聽朝廷節

制以故諸王皆不悅曰此齊尚書疏間我而建文然之
每呼黃先生毋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曰不敢忘於
是諸藩猜怨日益甚三月帝還北平尋以病聞泰語子
澄曰燕王素有大志宜先剪之子澄曰不然燕有備久難
卒圖先周前以翦燕手足而後燕可圖也乃用汝南王奏使
李景隆執周王開封廢為庶人徙之滇南帝聞益內恐
繕守具而變告屢有聞於朝矣朝廷素忌帝威名又以
燕地勢形便兵最強易為變即所蓄慮而不敢發乃
簡強幹吏有威重者出彈壓而以刑部侍郎張昺為北平

北平布政司以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誠有密命授之矣四月帝遣世子及高煦高燧有事于先帝入京師齊泰請收三人俟釁帝三人者徐輝祖之甥輝祖亦勸建文君留高煦謂高煦有反相而輝祖之弟增壽顧以百口保無它黃子澄亦不欲開帝隙遣三人還帝大喜而是年朝廷又召湘王荊州王懼自焚召齊王王還京誅其護衛指揮柴真幽代王大同繫岷王雲南並廢爲庶人而北平布政使曹顯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皆被逮帝亦蒙詔讓岌岌矣是時建文君日與侍講學士

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改高皇帝約束更定官制帝心
甚恨之得僧道衍與語多奇秘深自晦時佯狂出走市
中奪民飲食語褻亂不經或卧土壤偃暈彌日張昺入
問疾帝大暑擁烘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杖而行昺
歎息出長史葛誠覺帝謀密語昺曰殿下本無恙不得
于上耳公等勿懈防恐一旦叵測而昺所寄心腹吏李
友直日詗府中事盡洩昺謀于帝以故帝府中益爲備
朝廷籍籍乃勑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屯開平都督徐凱
練兵臨淸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名備胡實欲圖燕而

燕謀亦日急朝廷遂發虎符來逮燕府官屬令貴爲內應敕張信謂爲帝所親幸人令盡力致帝歸闕庭信受敕惶怖不知所出母覺而問信告之故母大驚曰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豈汝所能禽哉 汝不聞汝父言王氣在燕分汝緣爲族矣信悟三造燕府帝辭不見乃乘婦人輿入府中求見帝帝召入信拜牀下時帝稱風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臣帝曰予誠病困甚待死爾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敕信禽殿下 殿下無它意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

意嘗告臣毋謾臣也帝乃泣下拜曰生我一家之命者子也立召僧廣孝同計事使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副千戶朱能帥勇士八百人入衛王城遂起兵而昺貴二人亦已帥兵環列王城北平城中大震動朱能曰吾兵少不敵先禽昺貴二人餘無能爲矣帝曰吾佯召二人與所坐遝人械去二人當必來來而縛之一夫之力耳於是二人得帝旨以帝窘實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求自贖果偕來二人既入門伏兵執詣殿前帝擲杖起立曰我何病乃爲爾輩逼耳數二人罪斬之都指揮彭二

闕帝斬二人倉卒募吏民入犯端禮門帝命格殺二散其衆殺長史葛誠及伴讀余逢辰奪九門而都指揮使余瑱出走居庸關馬宣東走薊州宋忠聞變至居庸不敢進退保懷來於是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稽首稱萬歲帝爲撫民三日遂出師號靖難是年七月癸酉也帝乃自署官屬以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忠善卜筮帝令日侍帷幄帝上書于朝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

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
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
子澄輩包藏禍心恣讒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
枝葉橚榑栢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
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於惻栢尤
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
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
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
於皦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

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
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逼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
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
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
巳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
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
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
枝親藩夷戚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
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

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逆仲天門敢攄愚懇惟
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權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
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
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
伏候命惟陛下念之念之告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
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禍逼于躬實不得已義不與奸邪
共戴天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於是通州衛
指揮房勝首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帝
命玉往馬宣已起薊州兵來攻北平會迎玉師合戰被

執遂下薊州而遵化密雲聞之皆納降帝曰居庸吾北平喉咽我得之可無北顧憂真據之則得以拊我之背急取勿失師至一鼓拔之瑱走懷來帝曰居庸旣失此宋忠所必爭之險也忠爲人輕而寡謀愎而自用新集之衆人心未一吾乘其未定先捲甲倍道趨之懷來可幷圖也是時宋忠先號于將士曰汝將士家北平者妻小並爲殺誠可痛心汝等盡努力復仇且報國恩將士多憤哭帝聞令宋忠將士家人張忠故所常用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屬皆無恙衆大喜罵曰

宋都督欺我皆倒戈宋忠帥其餘衆未成列帝麾將士
渡河大戰忠大敗與余瑱皆被擒遂下懷來帝兵大震
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次第歸
附矣是月丙戌帝師徇永平指揮陳旭以城降大寧守
將都指揮使卜萬兵號十萬出松亭關欲攻遵化撓帝
師部將陳亨陰謀通款于帝而卒畏萬帝亦忌萬乃故
貽萬書盛獎萬而極詆毀亨召大寧俘卒厚賚之納書
卒衣中令歸密與萬毋泄而又故令同獲卒見之有閒
守者故守者曰令歸通意卜將軍耳汝欲偕還乎卒幸

其守者言于帝遣與俱而賞不及同獲卒不能平先報亨亨執卒得書衣中遂疑萬縛萬下獄聞于朝籍其家於是朝廷削燕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寧忠爲右副將軍號師三十萬北進而朝廷方泄泄曰此蕩平在旬朔間耳不足憂也黄子澄曰北兵素强且兼有燕薊之旅不早禦恐河北遂失復請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同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號百萬數道出約與直擣北平炳文軍真定凱軍河間

忠軍鄭州松軍雄帝親臨戎至涿蓐食秣馬趣將士即渡白溝河曰今夕中秋南軍必飲酒爲樂無虞我乘其猝不及防可破也夜半至雄雄人覺驚帝師帝怒平明拔雄屠之帝計潘忠必自鄭州來援語諸將曰吾當生致潘忠也諸將未喻帝令譚淵引兵千人南伏月漾橋下人蒙束芟南軍過之不覺潘忠度橋迎帝師大敗奔還伏起生得潘忠而降炳文之部將張保帝入鄭州得士萬人馬九千匹帝曰我從間道疾趨眞定炳文可破也帝師出無極炳文時已率兵十三萬分營滹沱河

南北帝頗難之厚撫張保令還詐以被俘竊馬逃歸言燕兵旦夕且至願請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也炳文遂徙南營過河師極西山於是東南之備去矣帝軍至炳文迎戰帝與丘福帥千騎繞而南橫擊之大敗之獲李堅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帝見成親解其縛語曰汝先朝舊人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于茲行良非得已爲泣下成亦泣炳文乘城守帝攻三日不下還北平朝廷聞敗大懼召群臣問計黄子澄曰勝負兵家常事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　堅利糧餉克

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全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禽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而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若此矣遂召炳文還賜景隆斧鉞而遣之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弱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輙乏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踈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

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時宣府與燕隣懷谷王橞遁
歸京師泰子澄文應遂寧二王與燕通召二王還遂王
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命遼東總兵吳高與
都督耿瓛楊文率遼兵圍永平帝聞朝廷已將李景隆
大喜曰李九江帝紈袴子耳未嘗習兵親戰陣輒付以
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於此矣我在九江必
不敢至我出永平高必走九江必來我還而擊之堅城
在前大軍在後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九江也遂行諭
世子曰李九江至愼勿與戰嚴守備而已或請帝留一

軍守蘆溝帝曰李九江方圖吾北平吾故空此誘之使得肆志而深入焉已而吳高聞帝師援永平果不敢戰遁還山海關帝曰高雖怯行事稍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遺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以聞高竟見疑被徙而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數勸文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帝是以得長驅大寧無永平憂帝曰予見大寧所部朶顏諸衛驍勇善戰戍卒皆闇左罪謫不能衆吾取大寧斷遼東文得劫兵助戰吾事濟矣乃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書

寧王極言窮蹙狀求王解寧王得書喜帝單騎入城與見執王手大慟曰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躬表奏吾死矣寧王爲帝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欵甚帝伏鋭兵城外陰令親密吏稍稍入結諸胡酋及閤左思歸之士業有成謀帝乃辭歸寧王餞帝郊外伏起執王一呼諸胡咸集寧王乃降於是松亭關諸將陳亨等聞王降亦降帝挾王還至會州立五軍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各以大寧降附分隸焉李景隆聞帝出攻大寧遂引兵度盧溝喜曰

此橋不守吾知其無能爲也遂薄北平築壘九門又結九營于鄭村壩邀帝歸世子日督諸將士守城城堅不可拔都督瞿能父子以千騎入燕張掖門爲景隆所忌止勿進帝拔大寧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還𫎇破其七營列陳而進至城下城中兵又出夾擊景隆棄師南奔九壘兵皆潰帝入諸將稽首賀曰前臣等請破景隆而後攻大寧殿下不從屠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帝曰予偶中耳卿等言皆萬全予非不用度其時又有可乘之機故直逆其會然不可以法于後也兵

法曰多算勝卿等其毋以是故而斬子言帝再上書朝
廷曰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横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歴
三月未蒙垂察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
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
額祖訓職掌倸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
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
倸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
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倸王府武官千戸百
戸從王於所部軍職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領降誥勑此

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十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答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爲臣不

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
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
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置死地
可望其理耶其不溺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
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
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
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
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惡臣頓首頓首書既上
遂乃傳檄四方曰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

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
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隕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
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
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
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姦邪小人屏棄典刑殘
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黄太卿左班
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令天下但知有齊尚書
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
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此

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
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
銃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何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
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
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
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
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甯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
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寻
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失

[illegible]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予襲破其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泰尚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姦臣齊尚書黃太卿等予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祖訓統兵二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傅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朔

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建文君見帝書檄爲罷兇齊泰黃子澄官謝帝而二人猶居中用事子澄以景隆己所薦拔飾其敗不敢聞朝廷且爲加爵賚貂裘文幣白金珍醞之賜景隆退保德州時十二月矣天寒甚帝曰李九江以南方脆卒當我勁騎我欲誘之以敝其衆兵法所謂逸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大同苦寒之地吾當帥師攻大同使彼疲於奔命則凍餒逃亡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遂出紫荊關克

廣昌降靈丘蔚進攻大同景隆聞之遣兵奔大同赴援帝復自居庸關還南軍凍道多僵死帝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以城降是時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師次眞定景隆約會白溝河共進帝聞語諸將曰李九江壹專而逆衆郭英老矣多畏縮平安憾而自用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無能爲所恃者衆耳衆豈可恃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師行無紀分數不明吾策其敗必也甲兵雖多糧餉雖富祗足資吾而南吾無憂矣於是出師至固安夜大雨水深三尺帝坐交牀待旦忽見兵刃火光如

毬燁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方終皆鳴帝喜曰此勝兆也及至白溝河帝方渡河平安已伏萬騎邀擊帝曰平安豎子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安驍勇善戰互勝負各殺數千人帝復命軍都指揮何淸是時景隆諸軍號百萬聯壁待于河南帝軍壁于河北明日帝復渡河大戰後軍靡帝與張玉高煦等馳赴戰疾力帝馬三易三蹶劍矢三服並盡持劍擊劍折急奔隄瞿能幾及之帝佯麾鞭若招隄上人能疑有伏止不敢追徐忠兩指斷未斷自斷擲之戰疾

力會旋風折南大將旗帝復乘風突擊斬能父子大敗平安燔其營景隆潰而南郭英吳傑潰而西殺溺死者二十萬人降十萬人景隆單騎走德州是時山東參政鐵鉉將糧至臨邑遇參軍高巍閒趨收潰卒還保濟南帝入德州乘勝圍濟南濟南人善守禦大挫帝兵帝督將士隄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鐵鉉曰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退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日即降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師一舍毋驚動城中人帝是時艱鬬數十戰逾年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郡他郡縣

旋破旋堅守不肯下於是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盡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呼萬歲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約帝入呼千歲即下板拔橋帝乘肩輿張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守陴人登城依堵閧比帝人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帝馬首帝取從馬走走及橋橋下伏兵斷橋橋不可動帝遂過橋趣師圍城鉉令守陴人罵帝師帝大怒盡攻具鉉輒摧毀又時時夜出劫帝營帝師不得休凡三月不下僧道衍曰師老矣觧圍去建

文君即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召景隆還以盛庸代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赦景隆不誅黄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勵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不聽子寧憤激叩首曰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不省盛庸遂以是月復德州十月平安出戰峰山斬驍將陳亨安及吳傑扼定州徐凱扼滄州犄角之以困北平帝師襲破滄州降徐凱循河而南盛庸鐵鉉躡帝後至東昌背城而陳火器前列帝師薄之爲火所乘皆

久矣平安軍亦至兩軍厚集圍帝數重帝不能出朱能時率胡騎東北擊挑盛庸西南軍多往禦帝因易服躍馬西南去張玉失帝在衝敵大戰爲所殺是役帝師大傷失卒萬人乃還北平庸獻東昌之捷告廟飲至封庸歷城侯鉉陞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召齊泰黃子澄還議軍國事帝還自東昌耻之僧道衍曰殿下初起師時臣已與殿下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謂昌也自今全勝矣明年三月僧道衍與朱能請帝再出師帝曰是行也可以野戰不可以攻城攻城未拔師頓援至勝負未可決

也今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必有一軍來迎西來吾西擊之東來吾東擊之一軍衂諸軍破膽矣諸將曰我出兩軍之間兩軍合而攻我其毋腹背受敵乎帝曰兵交成敗在呼吸百步不相救矧二百里乎遂出保定庸在德州方檄呉傑平安合攻北平聞帝師已出遂邀于夾河斬帝大將譚淵帝率朱能張武掩庸後斬庸驍將楚智及都指揮莊得各歛兵退久帝以十騎逼庸營野宿詰朝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各相顧目失不敢以一矢加遺建文君嘗誡諭將士毋使予負

殺叔父名帝故嘗之明日兩軍復戰戰巳酣東北風大起壓沙石擊庸軍不辨尺咫帝師順風縱擊庸軍大敗帝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將士皆攜銀器繡袍往曰破北平張遊宴飲及是帝軍皆有重俘時平安巳出真定聞庸敗復還帝曰安傑嬰城固守上策也軍出則歸避我中策也求戰下矣帝乃訛言散軍四出聚糧傑信之以為帝無備可掩所也軍出滹沱河帝聞傑出趣進兵都指揮陸榮以是十兵家所忌帝曰拘小忌者誤大謀遂以是日進與南軍

過藁城與傑平安列方陣於河南帝曰方陣四面受敵
豈能取勝我乎我以精兵破其一隅一隅破三面
潰乃令諸將各率偏師麾其三面自帥驍騎循河繞出
陣後攻之南軍萬弩盡發矢集帝旗如蝟帝師多殺傷
會大風發屋拔樹帝師乘之傑等軍大潰奔還真定敗
卒降帝者帝乃盡遣南還於是南軍解體帝乘勝使徇
州北諸郡縣多有降者失建文君聞敗大懼詔竄齊泰
黃子澄于外令有司籍錄其家貽書于帝請罷兵帝次
大名復上書曰臣聞虞舜刑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

今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自奉藩以來今
歷二紀栗栗不敢逾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姦挾
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翦藩輔之親屢削
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日以深
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務臣一家並置其死地臣嘗
瀝忠懇號噭訴於天天君甚高冥無見聽夫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
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
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

毋自權刎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寔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遂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

南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
于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
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
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㓗席而寢矣將士皆曰
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
我斗然我豈可輙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
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
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
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

乎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寔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叅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險邪所敝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奏建文君召方孝孺黃觀視書二人對曰此一機會也燕軍久覊大名暑雨爲沴不戰將自

疲矣今宜且與邦書以弛其備或令遊兵諸將入山伺閒攻永平真定若將渡盧溝橋擣北平根本受敵必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幾不可失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請罷兵復燕王爵將士遣大理少卿薛嵓持報嵓見帝問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帝曰事至此尚誰欺乎嵓瞿瞿不能對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慄汗流伏地上[illegible]饒使乞令[illegible]遂具言燕軍[illegible]狀孝孺惡之曰此為燕游說[illegible]盛庸吳傑平安擁

燕師逼帝、遣指揮武勝奉書議朝失信違前言罷兵及至朝帝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召方孝孺諭之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其言下勝于獄指揮張嵒詩因燕客語及國中危急坐妖言論死帝聞勝下獄大怒曰自古敵國不戕其使人今乃爾吾必滅此使無詞於我彼軍皆聚德州我下徐沛絕其糧道彼軍當自亂乃使指揮李遠至濟寧盡焚穀亭儲聚又

至沛燒絕漕餉南軍益窘方孝孺言于建文君曰河北
師老無功德州餉道又絕罷兵之說不行臣聞兵家貴
間燕之父子兄弟可間也建文君曰試言之孝孺對曰
燕王之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皆有寵二人皆不睦於
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高
燧高燧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燕王軍中時時傾世子
吾因致書間世子則燕王必疑父子相疑則吾可以徐
圖其後建文君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許
以燕之故地王世子世子不啟封并使人馳帝所高燧

及儼先已馳使告帝曰世子且反今與朝廷通謀帝疑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而世子書至帝曰嗟乎幾殺吾子是時帝師出攻彰德及定州不能下而北平保定次第告急帝憂之於是京師內豎密通帝請直擣京師願為內應天下可定也帝然之於是以是年十二月帥師南下不復還北平矣四年正月破東阿及東平指揮王顯以汶上降知縣顏伯瑋死之三月攻徐州大敗徐兵三月平安追躡帝師淝河斬驍將王真安軍胡騎火耳灰者亦追帝急帝得胡騎指揮童

信射之中馬馬踣遂執大耳灰安敗走保宿州帝使譚
清斷徐餉道破蕭縣令鄭恕死之齊魯諸戎堡皆降四
月帝師至小河平安連兵十里與帝大戰斬將陳文帝
師敗走安梁長矛追帝幾及之安馬忽蹶不前番將王
騏急躍馬入援帝得脫走裨將丁良朱彬皆被執徐輝
祖何福各復引兵至與平安共軍小河南燕軍河北甲
戌大戰齊眉山燕將蔚州千戶李彬最驍勇馬蹶爲南
軍所殺帝師退保河北是時南軍再捷燕將皆懼議旋
師朱能仗劍叱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况殿下

自起兵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諸將有言欲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於是諸將皆自奮而帝不解甲數日矣建文君纔聞齊眉山之捷遂召輝祖還朝丁丑何福與平安徙軍靈壁帝率壯士萬人遮安餉道與安戰大敗之何福出壁與安爲援復爲帝軍掩擊又大敗福軍疾馳入壁遂塞壁門而守之明日帝率諸軍攻壁帝先登將士附而上大破壁獲平安陳暉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死之何福單騎走還京黄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悞

國之罪帝獲平安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帝壯其言慰勞之諸將請殺安帝惜安才簡健卒送還北平命世子郭資善視之五月帝師下泗州是時歷城侯盛庸擁兵數萬列淮南岸帝軍北岸帝師揚旗佯欲渡密遣丘福朱能將數百驍騎西行二十里潛濟掩擊庸後庸軍卒不及禦皆散走帝遂渡淮克盱眙是時駙馬梅殷守淮安太守徐安守鳳陽戍舟發梁扼帝師帝乃取道揚州揚州指揮王禮縛御史王彬以揚州降帝使王禮與都指揮吳庸下高郵通泰

日集舟以待渡江帝乘勝破儀真建文君急下詔四方曰燕兵跳梁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其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臣民皆慟哭立遣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出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方孝孺曰事急矣暫請割地緩軍東南召募之師數日當畢集長江天塹之險北軍不利於舟楫背江一戰成敗未可知也遣慶成郡主如帝師分地南北講和帝怒曰汝來寧緩我師耶毋多言且

寡將與諸弟妹相見也六月丑庸已集船瓜州候帝帝至登舟鎮江守將童俊迎降盛庸逆帝浦子口大戰帝師少却會高煦引胡騎至帝大喜起披甲仗鉞撫高煦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大敗庸師建文君復遣都督僉事陳瑄大率舟師援庸瑄反率師迎帝渡江盛庸復出高資港與戰敗走帝軍龍潭建文君大懼遣尚書茹瑺及李景隆都督王佐至帝所申前議瑺等見帝伏地頓首稱臣萬死呼萬歲帝勞之瑺等又頓首不能言帝曰公等有言無恐久之乃又頓首言願割地講和帝笑曰

公等何作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地爲兒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守但縛姦臣來吾即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耳瑺等唯唯頓首退是時齊泰已出募兵廣德黃子澄走蘇州欲航海徵兵外夷帝亟欲得此二人而建文君亡以復也太息曰事出君輩而今皆棄我去耶會群臣慟哭或勸建文君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建文君不能決帝師既至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門延帝入建文君手斬都督徐增壽于左順門

而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建文君召翰林編修程濟問計濟曰天數定矣出走可免於是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易服從御溝出剡垣逝去須臾宮中火起人人謂建文君殂矣得后骨煨燼中遂爲建文君發喪帝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不知建文君出走方外數十年終帝之世猶生也帝之入也翰林編修楊榮叩馬首見曰翰林編修臣楊榮帝曰何如曰臣請陛下先謁陵乎先入廟乎帝啞然曰固當先謁陵也既而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於是諸王及文武群臣上表勸進帝遂即皇帝位

上呼茹瑺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瑺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上悅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並建文君天子之禮革除建文年號改紀洪武以是年爲洪武三十五年執齊泰還京殺之磔黃子澄方孝孺于市上命解縉檢閱群臣封事涉干犯者焚不問因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建文君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不必

而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命盛庸安戢山東
何福出鎮陝西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爲淇國公朱
能爲成國公張武鄭亨火真郁成陳珪孟善郭亮徐忠
張信王忠李遠房寬等侯爵一十二人徐祥徐理李濬
唐雲孫巖房勝陳旭劉才張玉之子張輔譚淵之子譚
忠等伯爵一十人故都指揮張玉贈榮國公故都指揮
譚淵贈崇安侯以僧道衍爲左善世封太子少師郭資
爲戶部尚書雒僉爲刑部尚書陳瑛爲左都御史駙馬
都尉王寧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兵部尚書茹

瓚各以措戴功皆伯爵以平安爲北平行都督僉事出山西清遠衛戍卒組義子微義建文中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書文皇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當斷然以國相讓去隱行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發下令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上雖不聽而心善之義所出擢戶科給事中

論曰遜受之際臣所難言也夫帝繼孝元工者豈無敦睦之仁太孫篤念親親帝詎肯失爲居東周公乎而乃務徇邪謀翦除骨肉明明祖憲朝改莫更誰無顧從是懼桐宮之放豈其得已內宮不火宰必亳都不在復耶孫黃誤國之罪上通于天猶有嘵嘵然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乎非亙叉啓天下舍帝奚適夫有順天應人之主尚講延陵季子之謙何甚辭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

革除紀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余聞之人言天與子後嫡長未有善繼者湯傳孫文王舍伯邑考扶蘇絳上谷漢惠無嗣唐宗由秦王宋至孝宗始嗣太祖　明興亦然然與非與夫天有所興孰能無廢而天之所廢人豈無因遜國之亡人爲之哉人爲之哉今使孫蒙祖號祖繫孫年則四年神器安歸一代臣民誰托盖亦舛矣余故爲紀革除使後之臣子有所考而正焉

建文君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君生頂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意不懌而是時元妃生子雄英矣後六年雄英蚤世於是君爲長而讀書甚聰穎太祖始稍異之君性至孝年十四太子有疽在背君晝夜撫摩親吮吸太子痛而號即建文君不欲生太祖聞抆流涕曰有孫如此朕何憂矣年十六太子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而誠孝而不念朕乎君始爲啜粥[illegible]太祖定喪禮令服期君即期而三年內語不高聲不見齒不御酒肉不聞樂太祖以念

太子泣諭侍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此命也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適長孫富於年願陛下早正儲極天下孰不歸心陛下無過憂太祖曰善是年九月庚寅册爲皇太孫以修撰黄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太祖嘗授之大明律使熟玩太孫因言名例中尚有嚴而不恕者更定五則太祖稱善從之又言明刑所以弼教凡屬五倫皆宜屈法以伸恩今所定律期盡法而不必原情竊有未安復更七十三則上太祖太祖覽之喜曰朕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

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又曰朕刑
雖重然所誅戮皆惡人去惡人正所以全善人也去莠
所以養苗非厲苗也太孫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仲尼不
以為然未若修德以風之愧吾德薄何憂難化太祖大
笑曰汝言是也太祖晚節多誅夷每震怒退朝未解太
孫迎問故太祖曰累犯法而姦惡異常安得無怒太孫
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得情喜且不可況怒乎太祖遽
為霽威是時政治嚴覈中外萬幾太孫每奉裁決濟以
寬大中外欣欣愛戴獨諸王皆挾叔父之尊多不遜服

太孫常以為憂先是太祖封諸王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將練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防禦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貽汝以安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乙酉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遺詔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

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是日
太祖崩太孫被髮哭踊一如哀太子時勅有司喪事守
周禮倣金縢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
坐如生存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器于西直殿京官四
品以上朝服執鉞立諸陛階哭臨如禮群臣望而見其
毀瘠之容深墨之色無不舉手加額曰天子純孝蓋為
哀勤是月辛卯奉遺詔以皇太孫即皇帝位詔以明年
爲建文元年是日葬孝陵止諸王會葬燕王來奔喪至
淮安勅還國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

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之法尋充貢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工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事六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博士洪武中孝孺以廷臣薦召見太祖喜語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輔汝還遣還鄉後十年皇太孫立復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稍令教授漢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及是召入爲翰林尋進侍講陞侍講學士一時名士王叔英王紳

皆召用上與孝孺日講周官法度七月命曹國公景隆
郎訊周王遽至京廢爲庶人用齊泰之謀也以張鳳李
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
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塟宮人父兄所
謂朝天女戶也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祿秩輝祖妹爲
燕王妃而心在帝室特信任之詔與李景隆同掌六軍
之政以圖燕故吏部尚書茹瑺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
紞爲吏部尚書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使陳
廸代之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克

纆晏官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四
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
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召入將殺之濟仰面
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謫
前監察御史解縉爲河州衛吏以其違詔奔喪也十一
月以刑部侍郎暴昭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
北平都指揮使代王桂多不法遣如蜀受教蜀王詔求
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時上視朝稍晏監察
御史尹昌隆上書以勤政上嘉納曰朕過也詔禮部頒

示天下使明知朕過且俾天下庶官用能勤於趨事十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省牲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爲翰林侍書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洪武三十二年革除之元年也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　帝既先是戊寅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宿於　華蓋殿齋宮己卯出令皇郊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行　帝既爲祭大祀殿及玉帛牲具備拜跪如禮畢還宮　御奉天殿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勑修太祖　高皇帝實錄二月追尊皇考懿文皇太

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祔饗宗廟尊妣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立子文奎爲皇太子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詔有司薦賢養老賜高年米肉絮帛有差命官贖民粥子減田租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官制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部司皆去清吏字而司名互有更改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

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改大理寺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爲泗濱宿州爲新豐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僕卿增典廄典牧二署設騎驎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隸焉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賓客二人置資德院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

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録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并行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學士一人改殿閣坊大學士爲學士又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

一人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藩輔官名各有更改而親王增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二人進對侍坐皆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是月燕王來朝三月帝祀先師於太學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按察副使張璉謫典史燕王還國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客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逮燕府官校于[illegible]

鐸等皆伏誅勑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從卒屯開平名備胡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調北平永清兩衛軍屯彰德順德命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疾苦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陛下陞六部居極品而京師大震是陰盛陽微奸臣專制之有其漸矣古者明王建官凡以為民得其人則品級雖卑皆足以致國家於隆平非其人則祿秩雖崇亦何關于生民

之休戚臣願陛下崇陽抑陰以回天地之大變不愆不忘以守祖宗之宏規疏入貶福寧知縣尋命還職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懼自焚而卒召齊王榑還京師廢爲庶人誅其護衛指揮柴直時諸王各之國多驕詩以是府中人皆來上變告朝廷益疑忌之亡何代王桂岷王楩復見幽縶並廢爲庶人燕王聞之懼深根泰子澄等謀起兵誅之而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稍洩燕謀於朝會王遣其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執下獄訊之而信朝廷遂即發符往逮燕府官校令昺貴爲內應泰子澄

等方意得謂可立致燕王歸闕下不知益以重燕之怒
而遂之兵也六月召解縉于河州入爲翰林待詔七月
燕王起兵號靖難上書于朝請誅朝臣之務削諸王者
其日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
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事具靖難紀中是月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
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
遺詔嗣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
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

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構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　同謀柏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　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求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出程濟于獄擢爲翰林院編修令護諸將北行罷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聘　故翰林待

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八月炳文兵敗命曹國公李景隆代之谷王橞自宣府逃還京寧王權故與燕通詔削其三護衛寧王遂降于燕遼王懼渡海來朝十二月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于其家有衛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以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省躬殿成命方孝孺爲銘遷肅王楧於蘭縣選募謀勇以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叅贊大將軍軍務請使

燕從之巍自稱國朝處士臣高巍上書燕國大王乞罷
兵書再上不獲命乃還禮部左侍郎陳性善上書言事
上悉允行群臣酌議復有不便者更之性善入朝叩頭
言曰陛下不以臣愚佷承顧問臣備陳上聽許臣必行
令又更之所謂為法自戾無以信天下矣高皇帝臨御
三十一年未嘗聽人一言犯顏者戮無赦陛下受言而
不終又不如高皇帝不受之為愈矣上曰皇祖天稟神
智群臣莫及然毋人言有理則亦從之非愎諫也朕性
愚昧闇於治理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敢不受諫

卿言爲法自是深中朕過非卿忠讜朕何以得聞過失賞綵百匹以旌直臣壽州訓導劉亨上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國子祭酒師表天下位不可在太僕下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上曰此通達國體之言賞衣二襲授武進丞是時言路大開忠儻之士布滿朝廷海內欣然興起太平之想焉

洪武三十三年革除之二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湖廣左參議楊砥上言帝堯之德始於親睦九族陛下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

本根撥矣詔罷職安置遼東二月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爲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中式舉人吳溥等一百一十人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令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台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

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三月丙寅朔日食

策試禮部貢士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靖初名廣上為改名靖廣策指斥親藩

上喜擢第一三人並授翰林修撰楊榮楊溥金幼孜胡

濙顧佐皆同榜稱一時名碩云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

諭訓導年未三十不願者聽改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

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人賜衣一襲武臣犯法被

黜者皆叛走降于燕燕盡復其故官四月燕王再上書

于朝傳檄四方列泰子澄之罪上罷二人官謝王遣尚

寶司丞李得成如燕議罷兵不允景隆每與燕戰輒敗走乃命左都督盛庸往代景隆還都督僉事朱榮棄其師以歸誅之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皐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洪武三十四年革除之三年也春正月朔凝命神寶成以告天地祖宗百官稱賀帝先是夢神致上帝命授帝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乃命玉人琢

爲大璽帝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
宙永昌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命群臣賦
詩詔頒示天下盛庸來獻東昌捷遂復泰子澄官同議
國事三月庸軍數與燕戰皆敗衄遂復竄二人于外
以遣大理少卿薛嵓持詔復王爵土議罷兵不
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良訊
非從未臧故左遷六月遣太僕少卿祝孟獻
馬七月限僧道田人五畝非奉朝命不許私簪
不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官十一月皇少子文圭

十二月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詔內官出使侵
害民者有司械還京是歲太祖高皇帝實録成
洪武三十五年革除之四年也春正月始置京衛武學
教授一人齋訓導各二人二月更定勲階尚書為特進
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illegible]中大
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五月燕
兵下詔天下勤王遣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illegible]
林修撰王叔英都御史練子寧等分道出徵兵遺慶
成郡主如燕師割地請和不聽六月燕師渡江盛庸與

戰上游子口小却之上急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赴
援瑄至遂降于燕燕師進次龍潭上遣李景隆與都督
王佐尚書茹瑺復如燕師議和燕王欲必得泰子澄黃
於廣德州子澄奔蘇州金川門不守燕王入國建文君
殺徐增壽于左順門火內宮遜位去皇后馬氏赴火
死建文君莫可跡宮人遂指后屍爲建文君燕王以天
子禮葬之或曰建文君始生時太祖預占其必不終
遺匣髡緇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自
御溝出匆壇而遁入蜀未幾入滇南往來廣西貴州諸

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

曰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

胡濙名訪張邋遢實為我今老矣願送骸骨歸帝鄉衆

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

識者有太監吳亮者曾經侍建文君上令審視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

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徇餂之何謂不是亮

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上乃迎入西內以壽終

小封不樹君遜國時太子年七歲莫知所終

子文圭年二歲請難後號爲建庶人者是也幽中都廣安宮英宗復辟憐庶人無罪久繫禁謂李賢曰親親之誼寔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英宗請於太后出於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左右有遺慮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時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始出鳳陽不識牛馬世傳成祖入宮時建文君有幼子老媪教之牵成祖衣

哭跪前求食曰孩兒餓矣餓殺孩兒矣成祖亦哭曰汝生帝王家寧有餓死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子抑即太子或少子也君弟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封懷恩王尋皆廢爲庶人徐王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祀未之國卒于邸

論曰自古一統之君繼世而亡者惟秦隋然秦之暴隋之侈無怪也建文君無一焉何以亡人曰齊黃愎之殆亦然矣使燕遂得二人其心之難可已乎故曰不有廢

也其何以興人也何木惟是三四年間君郡民命刑清
政簡蓋亦有足多者吾學周禮惡得而沒諸